

桑葚词

□赵春华

朱朱从崇明发来消息,问我前几天在哪里买到了桑葚,我告诉她:在西沙国家湿地公园。她说,去不了了,只好去看看熏衣草了!

到崇明,我也想去桑园看熏衣草还有生长藏红花的地方(也许你不知道极具盛名的藏红花,崇明是产地之一),但是导游安排去看西沙湿地,还有东平森林公园。不是自由行,由不得自己也。罢,罢,罢,就在西沙浩浩荡荡的绿满天涯绿到长江边的芦苇荡里沿着木栈道漫游,天蓝如洗,空气清新,深呼吸,深呼吸,洗了一遍肺,看到不少游人钓起了一只只螃蟹。回到湿地入口处,行数十米,有农贸市场,见有不少崇明土特产卖,我独好桑葚,买了一盒,来不及洗就尝了一颗,好甜,真的好甜!那桑葚红得发紫,不,

不对,应该是黑!熟透了,就甜!而且颗颗饱满,长圆形,拈一颗,一不小心,就碎了,溅了一手的紫。

比我们小时候见到的桑葚大多了,甜多了。

与我同龄的或晚十年八年出身的人应记得:江南沪郊有桑树,却不多,多的是杨树榆树葛树朴树,因其少,显得稀罕,养了点蚕宝宝就满世界找桑树叶喂它,有时候找不到桑树叶只得去摘柞树叶,这叶小又厚又老,蚕宝宝不喜欢吃,退而求其次吧!而当桑果成熟时,其实还没熟透呢,现红了,孩子们就馋了,就结伴去偷吃了,那是胆惊心颤的事,因为树主见了,轻则喝斥,重则追赶。也有人偷吃到发黑了桑果,吃得牙齿嘴唇发黑,担心着、开心着。

偷吃桑果类的事还有,譬如,枣子未熟,也去偷吃,难得见有葡萄,就这么一两棵,果还青着,咬一口,满嘴酸涩,赶紧吐掉,不像我家乡现在葡萄品种数十种,成熟时,满地飘香,空气也甜的,诗人赵丽宏还为此写了马陆葡萄赋呢!已故作家,报人丁锡满说新疆葡萄是吃的,马陆葡萄是品的。

前不久,我居住小区临河的一块绿地上,竹子长了不少,葛树也野蛮地生长着,还有几棵自生的桑树,我早上去散步,发觉那桑树枝叶间有了若干桑葚红了,也有黑了的,我采了黑的小了一半不止。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并写下:收获了童年爬桑树吃桑果吃得牙齿发黑的记忆……该是淡淡的乡愁吗?后来,友人沈永泉在我这



闲情逸致

条微信下写了:你采桑果我养蚕,均是以往的童趣,现时的乡愁!

老沈跟我是同乡,同时代人,小我几岁。

其实,我们的乡愁是根植于千百年前的时光岁月里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通过桑树桑葚歌咏爱情之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宋代欧阳修的“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绝句抒写的该是对汝阴的乡情吧!清代叶申芎写桑葚词曰:“南风送暖麦齐腰,桑畴堪正饶。翠珠三变画难描,累累珠满芭。蚕事毕,养新条,罗敷闲更娇。鸣鸠两两戛交交,双飞斗影高。”是乡情抑或爱情,你就揣度吧!

牛车棚

□吴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活艰苦。那时,交通封闭,生活十分困苦。乡间全是羊肠小道,上街出市靠的是两脚步行。那时农村没有通上电,夜间照明用的是煤油灯、蜡烛。家家户户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一家四五个人吃喝拉撒在一间小屋里。房子是砖木结构,一窗一门,没有玻璃窗。光照通风设施很差。每到夏天,整个屋内热烘烘的,尤其是上午十点以后,整个屋内像被火烤过似的,人在屋里,汗水嗒嗒滴。唯一的防暑降温工具是蒲扇,蒲扇也并非人手一把,四五个人共用二三把蒲扇也算是不错的了。为了避暑降温,有人在河浜里游泳,有人在竹园里树荫下乘凉,上了年纪的阿婆们喜欢在两户人家的房子中间的走廊里聊聊家常,吹吹弄堂风,但最好的乘凉去处还是田边河旁的牛车棚。

在那个年代里,每个生产队都种植了大面积的水稻。水稻灌溉除了人工踏水外,主要靠的是老牛打水,故而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二个牛车棚。说起牛车棚,大约有我们乡下的半个客堂间大,好似一个蘑菇型的大凉亭,又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牛车棚顶部覆盖着厚厚的草帘子,草帘子用稻草编织而成,上层压着下层,棚顶用稻草编成一个帽子状,压在顶点,再用绳索套紧,以防大风吹走。牛车棚中间竖有一根粗大的中心轴,中心轴四周有若干根的木条连结牛车盘。牛车盘约有30—40厘米宽,厚度有7—8厘米,可供人躺卧。牛车棚里的盘呈圆形,四周无遮拦,敞开无阻。田野里的田头风、河浜里的水风吹入棚中,使人感到凉爽、惬意。大人们在牛车棚里睡午觉,孩子们在牛车棚里下棋、打牌做游戏。于是,牛车棚成了人们夏日里最为理想的避暑胜地。

时光匆匆,一晃眼六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牛车棚里乘风凉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难忘的田间河旁的牛车棚,你曾经是我童年时代夏日里的乐园。



家风廉韵

童诗(二首)

□戴达

花的种子

春雨
是天使撒向大地的
花花草草的种子啊!
一滴春雨
是一颗种子。

白天鹅

一群白天鹅
飞落
绿草地。
站在高处看——
一汪荡漾的碧波
绽放一大片雪莲花……



书海墨香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余秋雨《文化苦旅》



程门立雪

与当过几天官的兄长程颢不同,程颐大半的人生都是在讲学之中度过。受恩师教导启发,在他的学术思想中,“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当年引起朝廷高官赏识的那篇文章中,他就谈到了“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而力行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大意是要通过学习成为君子,就必须有真诚的态度,一个内心真诚、公正的人,也就离圣人的境界不远了。

按照北宋的规矩,程颐属于官宦子弟,享有优先做官的特权,但他却将此机会让给了其他族人,自己则甘于清苦,长期在民间授徒讲学,数十年如一日。这种对待学问的真诚,让他成为天下学子心目中的贤师,俊杰才子纷纷从四方慕名来投。

其中便有“程门立雪”中的杨时与游酢。

杨时自幼便有神童之名,八岁便能作诗。但他从无所骄傲得意之气,在学问上一直追求精进。他曾在程颐兄长程颢门下学习,后来到多地为官。为了精进学问,又毅然在四十余岁时放弃高官厚禄,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

游酢也是一位少年神童,也曾程颐门下学习,也是为了精进学问,与杨时一同投到程颐门下继续深造,二者的主要差别只在于游酢稍微年轻几岁而已。

这二人去拜师那天,恰好是大雪纷飞,到了程颐讲学的学馆,发现老师正在静坐休息。出于对学问的虔诚、对师长的恭敬,这两位大龄学生,曾经的朝廷官员,没有叫醒老师,而是静立在老师面前,任大雪在他们身上堆积,等待老师醒来。

待到程颐睁开双眼时,发现面前两人一身积雪,神情之中却丝毫没有不耐烦或者倦怠之色。

他们有“至诚”的精神。程颐大为感动,将二人收入门下,倾力教导,并最终使其成为门下高徒。师风即家风,得到程氏兄弟教导的杨时与游酢二人,不只是在学问上有“至诚”精神,在他们为官之时,更是如此。

如杨时,从程颐门下出师之后,他曾到浙江为官,遇上奸臣蔡京的爪牙在当地胡作非为。他没有学其他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自欺欺人,而是根据真实情况,向朝廷举报。对于蔡京等人搞出来的“花石纲”,他更是

深恶痛绝,直言这是朝廷的“恶政”。在调入中央之后,他又根据自己在民间的所见所闻,连连上书,要求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贪官污吏。在金国大举入侵之时,他又是坚定的抗战派。

杨时做官,无愧于程氏兄弟的教导,更无愧于“至诚”二字。

晚年时的程颐得到司马光等人推荐,去给皇帝当老师。当时的皇帝是宋哲宗,才十岁出头。程颐这一次欣然同意,收了一个级别最高的学生。但人在朝中是非多,没过多久,便有人认为程颐表面上是在讲学,实际上是另有所图。加上当时因为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朝廷官员互相攻击,程颐也被卷了进去,只能被迫离职。

之后,程颐便不再步入朝堂,专心讲学。但依然风波不断,他甚至被打成“奸党”,以罪臣身份死去,悲凉收场。程颐死后,皇帝还下令,焚毁其所有著作。

但程颐的学术思想并未就此断绝,如他的师风、家风一样。他那些有“至诚”精神的门人子弟在继续传承,后来发展成对中华历史影响巨大的理学,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朱熹。(嘉定区纪委推荐,摘自《成语中的家风故事》,匡济/编著)